

三刻拍案驚奇

(上)

凌濛初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宿題

大師溫株丈

二刻拍案驚奇

上

凌濛初著

陈迹冬校注
郭隽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陈建根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二刻拍案惊奇（共两册）

Er Ke Pai An Jingq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524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3· $\frac{1}{2}$ 插页8

1996年6月北京第1版 199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02-002325-8/I·1825 定价 32.70 元

前　　言

凌濛初所撰《二刻拍案惊奇》，是继《拍案惊奇》之后的又一部拟话本短篇小说集。这两部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均相同，故人们习惯上常合称之为“二拍”。“二拍”与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齐名，但二者也有所不同。“三言”基本上是宋、元、明已有话本的总集，文字上虽也经过润饰加工，而着力在编。“二拍”则是拟话本的专集，着力在撰，正如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所云：“凌氏的拟话本小说，得力处正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

“三言”与“二拍”的先后出现，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明代中叶以后，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萌芽，农业生产有了商品化的趋向，而冶炼、铸造、船舶、纺织、印染、刺绣、陶瓷、造纸、印刷等等诸行业的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导致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三言”“二拍”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而产生的，并且带有明显的商品性质。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三言，……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

之，得若干卷。”又于《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可见在“二拍”的撰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书贾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书贾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而稳定的合作关系。书贾自然要讲究盈利，他们发现，除了应试时文以瞄准士子群外，还有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也需要精神的食粮。市民中不乏识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诗词文赋看不懂，却又不满足于只是听书看戏，倒是这种通俗而又富有故事情节的话本、拟话本小说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书贾们积极寻觅编撰者以合作，“三言”“二拍”相继推出，“行世颇捷”，“一试之而效”，可谓炮炮打响，走俏市场。这似乎也可以称作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如何将文学作品推向市场，“三言”“二拍”的有意识编撰，作了可贵的尝试，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此类小说的大量流通。仅此一点，不就很有意义么！

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二刻拍案惊奇》的内容也有所侧重。

首先是对人欲的充分肯定。我们知道，城市的基本运作模式，是以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经商已成为热门，如卷三十七所云：“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囤积居奇，待价而售以牟取暴利，被认为是正当的资本积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这种欲望，有世俗的一面，例如卷十五云：“元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馀诸事悭吝了。”与官府勾结，过宿娼的糜烂生活，追求这种人欲显然不足取。但“二刻”中表现最多的是维护自身价值、争取个性独立的一面。卷二写村童周国能精通棋道后，就对父母说：“儿既有此绝艺，便

当挟此出游江湖间，料不须带着盘费走。”于是走南闯北，赢得了声誉。卷十七少女蜚娥“一向妆做男子”，为洗刷父亲的冤屈，京师也敢闯，“虽是路途遥远，孩儿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么人盘问，凭着胸中见识，也支持得他过”。她对自己充满信心，以我为主，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卷三十九中的神偷懒龙，“虽是个贼，煞是有义气”，戏弄官府，劫富济贫，总是独来独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在妇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卷十一作者评论男女关系时有一段话：“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批判，主张男女平等，表现人欲的思想，无疑具有民主性、进步性。

另外，市民阶层大多为农村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与农民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社会地位大抵相同，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揭露官府的黑暗，抨击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二刻”的又一大主题，约占三分之一的篇目。卷十有一句话：“衙门中没有一个肯不要赚钱的。”贪赃枉法成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通例。卷一的常州柳太守，就是个“极贪的性子”，为把洞庭山某寺所藏的白居易手抄《金刚经》弄到手，不惜唆使盗贼栽赃诬陷。卷四中的杨金宪受了张廪生的贿赂，为绝后患，竟将张廪生及其四个仆人统统杀死。卷十二更对大儒朱熹的假公济私行为作了严厉

批判，“为着成心上边，硬断一事，屈了一个下贱妇人”。在官与民的对立中，作者是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不法官吏予以警告，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这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今日所见《二刻拍案惊奇》最早的刊行本，为崇祯五年（1632）尚友堂刻本。此刻本国内仅存残卷，所幸日本内阁文库尚藏有一部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予以影印，我们此次整理，即以这个影印本作为底本。但这个本子是否就是原刻本，还有疑问。因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聊复缀为四十则”，当为四十卷，均新编拟话本小说。而此本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拍案惊奇》重出，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又非小说，实仅存小说三十八卷，与作者之说不符。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这个本子尚属最完整的本子。

这次整理本书的原则，一如我们校注的《拍案惊奇》，尽量保持原刻的面貌，除明显的错夺予以订正外，一些虽有不畅却勉强可通的地方，一律不作改动。文中露骨的个别淫秽文字，则酌予删节。繁体字、异体字均改排为相应的简化字和通行字，而对一些明人小说中的习惯用字则不加改动。如“那”，有时通“哪”，有时通“挪”；“总然”即今之“纵然”；“持疑”即今之“迟疑”。必要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

本书校释，初由岳翁陈迩冬先生担任，殊料不久便一病不起，校释工作只好由我来接替。翁在病中一直关注着本书的整理工作，但最终也未能看到出版，谨以此书作为对他的纪念。

在《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校注过程中，吸收了王古鲁先生和章培恒先生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说明并致谢。另外也得到了顾学颉先生和王利器先生的指教，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

前 言

森、陈新、弥松颐诸先生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责任编辑陈建根先生逐字逐句地讠正错夺，修订错误，查寻资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郭 隽 杰

1993 年 11 月于北京西坝河

二刻拍案惊奇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赝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啸吹笳，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

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凭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馀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

两刻也。其所据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由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

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退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讵有定价乎！

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子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

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

目 录

二刻拍案惊奇序	1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1
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宪法会分	1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21
卷之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9
卷之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71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100
卷之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120
卷之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140
卷之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58
卷之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伶梅香认合玉蟾蜍	175

卷之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98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 215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236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剿溪里旧鬼借新尸 250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264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87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308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323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52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69

卷二十

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85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400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423

目 录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443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 459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75

卷二十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489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504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519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撵草药巧谐真偶 534

卷三十

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549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564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577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591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606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626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641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658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674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691

卷四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附 717

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

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①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②，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凜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③，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④，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⑤

① 苍颉——也作“仓颉”，传说为上古黄帝时的史官、汉字创造者。

② 《春秋》——孔子所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书，简略地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的历史。

③ 子产铸刑书——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国人，著名政治家。郑简公时，在子产主持下实行改革，把“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

④ 朱衣神——又称“朱衣使者”，据宋赵令畤《侯鲭录》载：欧阳修知贡举时，每阅试卷，便觉有一朱衣人在旁，朱衣人点头的，文章就入格，回头看却又不见人。

⑤ 差池——亦作“差迟”，意为差错、失误。

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① 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②，佛家白马驮将来^③，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④ 流传，同于三光^⑤。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⑥ 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

宋时王沂公^⑦ 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

① 遮莫——亦作“遮末”，诗词戏曲小说中常用俗语，写法和含义极多，这里是无论、即使的意思。

② 道家青牛骑出去——道家传说，据晋葛洪《抱朴子》载，老子骑青牛出散关，为关令尹喜作《道德经》，遂有了道家经典。

③ 佛家白马驮将来——佛家传说，据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汉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使向西域求之，时以白马负经而来，佛教遂传入中国。

④ 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⑤ 三光——指日、月、星。

⑥ 罪业——佛教术语，意同罪孽。佛教“业”泛指一切身心活动。

⑦ 王沂公——即下文所说的王曾，北宋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人，仁宗时官拜宰相，封沂国公。